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祭祀区三号坑发掘简报*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研究院）
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

摘要：三星堆遗址祭祀区三号坑位于四川广汉市三星堆古城南部、马牧河右岸台地，处于 1986 年发掘的一、二号坑之间。2021 年 1 月至 10 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上海大学对三号坑进行了发掘。三号坑平面近长方形，面积约 14.17 平方米。坑内堆积由上及下可分为填土、灰烬与坑底遗物三部分。经初步统计，坑内出土了青铜器、玉器、金器、陶器、象牙等各类遗物共 2686 件。经碳十四检测，三号坑的埋藏年代有 95.4% 的概率落在公元前 1117—前 1012 年时间范围内，大体相当于商代晚期。三号坑与二、七、八号坑出土了同一件器物的不同部分，说明它们埋藏时间相同，可推测这些坑是祭祀器物的掩埋坑。

关键词：三星堆遗址；三号坑；祭祀；青铜器；掩埋坑

Abstract：The No. 3 pit in the sacrificial area of the Sanxingdui site is located on the right bank terrace of the Mamu River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ancient city of Sanxingdui in Guanghan, Sichuan, situated between the No. 1 and No. 2 pits excavated in 1986. From January to October 2021, Sichuan Province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and Shanghai University jointly conducted excavations in the No. 3 pit. The pit has an almost rectangular shape, covering an area of approximately 14.17 square meters. The deposit within the pit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layers from top to bottom: fill soil, ash, and artifacts at the bottom of the pit. Preliminary statistics show that a total of 2686 artifacts were unearthed from the pit, including bronze vessels, jade objects, gold items, pottery, and elephant tusks, featuring precious cultural relics such as a kneeling bronze figure holding a *Zun*(尊) vessel on head, a large bronze mask, a bronze altar, a bronze sacred tree, a bronze round-mouthed square *Zun*, a gold mask, jade *Zhang*(璋), and jade *Cong*(琮) with sacred tree patterns. Carbon-14 dating indicates that there is a 95.4% probability that the burial date of the No. 3 pit falls within the range of 1117 to 1012 BC. The No. 3, No. 2, No. 7, and No. 8 pits contain different parts of a same artifact, indicating that they were buried at the same time. The No. 2 and No. 3 pits are particularly similar and can be referred to as "twin pits". Based on the current findings, it can be inferred that these pits were burial pits for sacrificial artifacts.

Key Words：Sanxingdui site, No. 3 pit, Sacrifice, Bronze ware, Burial pit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古蜀地区文明化华夏化进程研究”（项目编号：21&ZD22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三星堆文化与中国文明研究”（项目编号：21&ZD22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三星堆祭祀区资料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2AKG006）；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川渝地区巴蜀文明进程研究”；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华文明探源研究项目之长江流域文明进程研究课题”（课题编号：2020YFC1521603）；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公元前 1500 年至公元前 1000 年中华文明早期发展关键阶段核心聚落综合研究”（课题编号：2022YFF0903604）。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镇三星村，地处成都平原北部沱江支流鸭子河南岸，广汉市区西郊（图一）。1986年7—9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现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因砖瓦厂取土而被偶然发现的三星堆一、二号坑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1]，由此初步确认了三星堆遗址的祭祀区。



图一 三星堆遗址位置示意图

［底图由四川省测绘地理信息局制，审图号：图川审（2016）027号］

2019年10月至2020年7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一、二号坑所在区域进行了考古勘探与发掘，新确认6座坑，即三至八号坑。三号坑是其中最早被发现的一座。2019年11月26日，考古工作人员在探沟TG3发掘过程中，辨认出形制较为规整的坑状遗迹一角，随即对此遗迹进行了解剖，于2019年12月2日在距坑口1.4米深处发现1件商周时期青铜大口尊，由此拉开了6座新坑发掘的序幕。该坑状遗迹被顺延编为三号坑（K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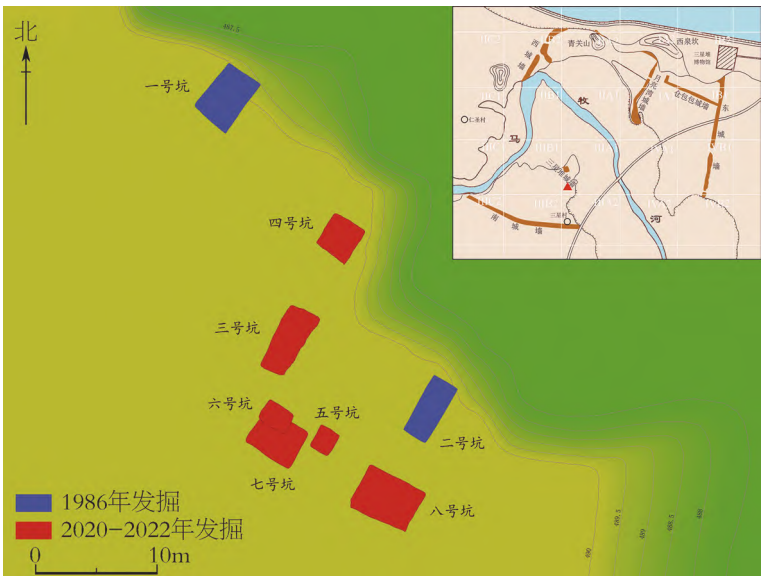
为实施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川渝地区巴蜀文明进程研究”和“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在“课题预设、保护同步、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的工作理念指导下，2021年1月9日—10月23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上海大学对三号坑进行了发掘。

本文简要介绍三号坑发掘收获，前期发表的《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祭祀区》[2]、《三星堆遗址三号祭祀坑出土铜顶尊跪坐人像》[3]、《三星堆遗址祭祀区三号坑出土神树纹玉琮》[4]中涉及部分三号坑出土遗物，相同内容本文不再重复。

一 基本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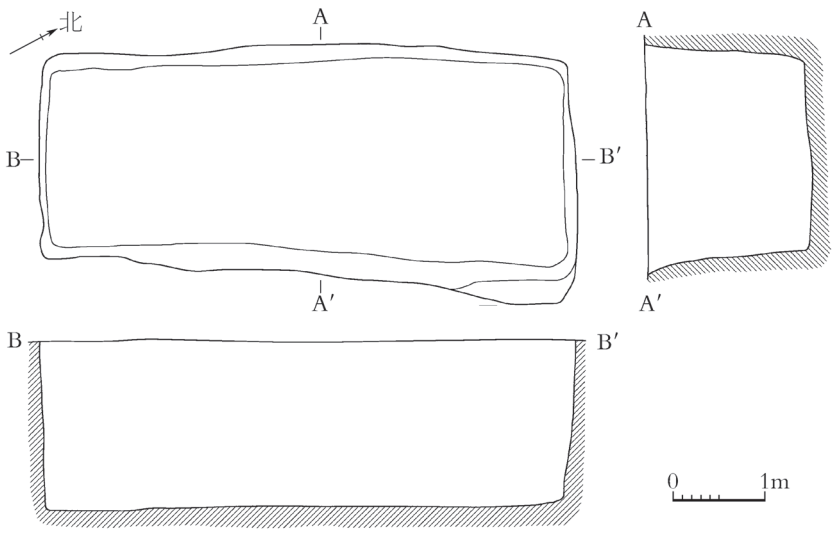
三号坑位于三星堆遗址祭祀区中部，一、二号坑之间、四号坑西南（图二），地理坐标为北纬30° 59′ 37″，东经104° 12′ 2″。三号坑开口于2020ⅢA1T0421第③层（宋代地层）之下，未被其他遗迹打破。坑平面近长方形，长5.7～5.84、宽2.2～2.71米，坑底距坑口1.76～1.83米，开口面积14.17平方米（图三）。

三号坑坑壁竖直，稍有内收，局部残留工具加工痕迹（图四：1），痕迹集中于北壁、东壁近坑底处。单个痕迹呈竖条状，方向与坑壁基本一致，长30～50厘米不等。痕迹内凹，截面近半圆形，最深约5厘米。除工具痕迹外，三号坑坑壁未见其他加工痕迹。坑底打破生土，总体平坦，未经特殊处理，质地较为松软，位于坑底的器物经长时间埋藏形成了不同程度下陷。坑口东北角有一处较明显的内凹，形状不甚规整（图



图二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一至八号坑平面分布图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图三 三号坑平、剖面图

四：2）。据现场情况推测此处遗迹系坑本体挖掘完毕之后、填埋完成之前，坑口东北角发生小规模坍塌所致。

三号坑坑内堆积则由坑底遗物、灰烬堆积与填土三部分组成。坑内出土遗物众多，已编号的共2686件，其中填土出土729件，灰烬堆积出土430件，坑底遗物有1527件。铜器数量最多，共1171件，此外还有残陶器628件、玉器272件、金器110件、石器96件、象牙104根及海贝54枚，其余较小遗物或残件如绿松石片、管珠等251件。较完整的遗物1293件，其中铜器764件、金器104件、玉器207件、石器88件、陶器11件，象牙104根，骨角器、海贝等15件。上述仍只是三号坑出土遗物的初步统计，更精确的数据将随着整理工作的进行不断更新。

二 填土堆积

三号坑填土堆积可分为10层。

第①层 黄褐色黏土，土质较致密纯净。最厚处0.34米。包含物有红烧土、卵石、少量陶片与零星骨渣、海贝。

第②层 褐色黏土，土质较致密纯净。最厚处0.43米。包含物有红烧土、卵石和陶片。

第③层 灰褐色砂质黏土，土质较疏松，包含物较多。最厚处0.4米。包含较多骨渣、红烧土、卵石与陶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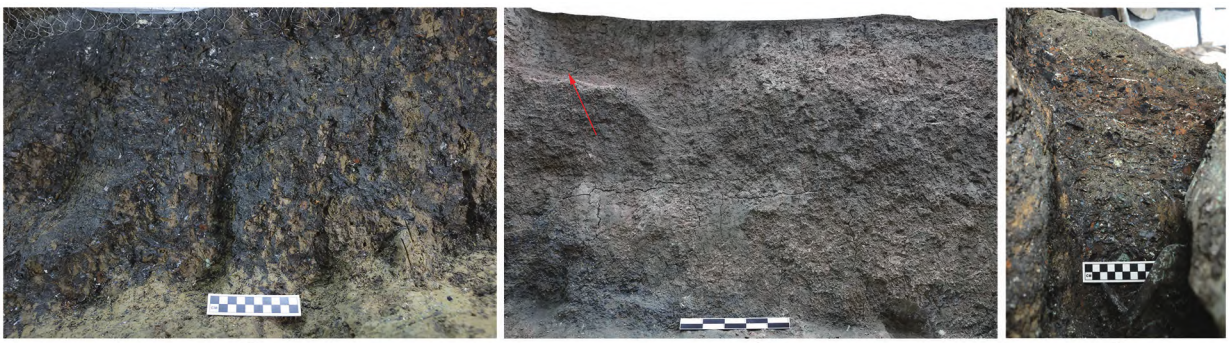
第④层 黄色黏土，土质较致密纯净。最厚处0.2米。包含物只见零星几块卵石和陶片。

第⑤层 浅灰褐色砂质黏土，土质较疏松，包含物较多。最厚处0.48米。包含物以陶片为主，卵石次之，兼有红烧土块，还出土1件玉器。

第⑥层 灰褐色细沙土，土质较疏松，包含物较多。最厚处0.99米。包含较多陶片，红烧土与卵石次之，兼有骨渣与少量炭粒，石器出土数量较其他层来说最多。

第⑦层 灰黄褐色细沙土，土质较疏松，包含物较多。最厚处0.62米。包含物以陶片与卵石为主，也包含较多骨渣、红烧土与少量炭粒，另有零星绿松石片，偶见几件石器。

第⑧层 灰黑色粉沙土，土质较疏松，包含



图四 三号坑加工、坍塌痕迹与灰烬层剖面

1. 坑壁东北部的工具加工痕迹 2. 坑口东北角坍塌 3. 灰烬层剖面（西→东）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物较多。间断分布，最厚处0.41米。包含物以陶片为主，另有较多骨渣以及些许红烧土、卵石和炭粒，还有零星的铜片、铜渣与极少数玉器、石器出土。

第⑨层　黑色粉沙土，土质较疏松，包含物较少。仅见于坑底暴露出的铜器、象牙等遗物周边，主要分布在坑北部、中部和西南部，底层走势随器物形态变化。厚0.2～0.4米。包含物以陶片为主，另有些许红烧土、卵石、骨渣、铜锈和零星炭粒、石器等。

第⑩层　浅黄色黏土，土质极为致密，褐色和黄色黏土块混杂，较纯净。主要在三号坑北部分布，该层填土覆盖在铜器和灰烬层之上，由北向南呈斜坡状堆积。厚0.2米。包含物较少，仅含有零星陶片、卵石和铜锈。

上述10层填土又可归为三大层：

第一大层包括①～④层填土，以黄、褐色黏土为主，土质致密，个别地方可见拍实、夯打的痕迹。

第二大层包括⑤～⑧层填土，以灰、褐色粉沙土为主，土质较疏松。

第三大层包括⑨、⑩层填土，系贴附于坑底灰烬层、遗物的填土。

根据填土走向和状态，可判断三号坑填土系先由不同方向倾倒入坑，以东、西两个方向为主，而后填土将中间凹处大致填平，如此往复，最终将全坑填满。填土过程应较为短暂，包含物也相当有限。

三　灰烬堆积

灰烬堆积位于三号坑东北角，上层被第⑩层填土叠压，本身叠压坑底遗物，堆积呈现由东北往西南倾倒的状态（图四：3）。三号坑灰烬堆积可细分为4层。

第①层　灰色粉沙土，土质极为疏松。呈斜坡状，分布于灰烬层中北部。厚0.02～0.05米。包含物较多，主要有大量铜渣及少量石器、陶片等遗物。

第②层　红褐色粉沙土，土质疏松，但较第①层致密。呈斜坡状，分布于灰烬层东北部，向南基本覆盖了灰烬层的南部。厚0.05～0.08米。包含物较丰富，含有大量红烧土颗粒、炭块及黄色生土块，同时含有陶片等遗物。

第③层　浅灰黑色粉沙土，土质疏松，与第②层相当。大致呈水平状，分布于灰烬层中东部。厚0.05～0.1米。包含物非常丰富，含较多细碎烧土颗粒，骨渣也明显增多，还有大量铜渣和铜器残片以及金器、陶片、海贝等遗物。

第④层　灰黑色粉沙土，土质较第①至③层致密。大致呈水平状，基本遍布整个灰烬层。厚0.05～0.12米。包含物非常丰富，含大量骨渣和少量铜渣，以及金器、海贝、陶片等遗物。

总体而言，三号坑灰烬堆积主体由土块与炭屑构成，前者数量大于后者。灰烬堆积的包含物显示出零散、无规律的特点，包含有较多的烧骨（象牙）片、陶片、铜器、铜器残片、铜渣、玉器、石器、金器、海贝、骨雕、象牙渣、骨渣、烧土等。

四　坑底遗物

三号坑坑底集中出土了青铜器、玉器、金器、象牙、海贝等大量遗物（图五）。这些遗物在坑底分布规律性不强，总体满足大件青铜器与象牙在上，小件遗物位置靠下的特征。具体而言，青铜容器集中于坑北部，坑东北部尤多；青铜人头像、面具散乱分布于整坑；象牙基本覆盖全坑，唯东北角灰烬堆积以下没有发现。体量较大的器物均遭不同程度的破坏；小型器物保存则相对完整。象牙多为整根放入坑内，部分象牙有局部焚烧痕迹，表面呈黑褐色。灰烬层下铜器有明显灼烧痕迹，变形严重。

（一）青铜器

1.青铜容器

大口尊　相对完整者共6件。

标本K3QW：1，体量较大，是三号坑中最早被确认的器物。敞口，方唇，束颈，折肩，直腹斜收，腹部下端内弧，接外敞高圈足。器物腹部、圈足均有三道扉棱，上下对齐，间距相同。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图五 三号坑灰烬层与坑底遗物

肩部对应扉棱处饰三立鸟，立鸟间附三牛首，牛首顶部有一犄角向前卷曲。颈部下端有三道凸弦纹，圈足上部有两道凸弦纹，圈足扉棱之上各开一方孔。器物肩部、腹部、圈足纹饰均以云雷纹为地，肩部立鸟与牛首之间饰夔纹，腹部、圈足则各饰兽面纹三幅，每幅兽面两侧各饰一夔纹。圈足下缘有圆形钻孔3个。颈部有两道撕裂，其中一道贯穿肩部。牛首、圈足等处残损。口径54、肩径41.8、足径33.3、高72.6厘米（图六）。

标本K3QW：18，敞口，方唇，束颈，折肩，腹微弧，内收，下端内弧，接外敞高圈足。器物肩、腹部均有三道扉棱，上下对齐，间距相同。肩部扉棱之间附三牛首，牛首口部加铸鸟首，鸟首曲颈，喙部内勾，喙上有长角外扬。颈部下端有三道凸弦纹，圈足上部有两道凸弦纹，圈足上部对应腹部扉棱的位置各开一“亞”字形孔。器物肩部、腹部、圈足纹饰均以云雷纹为地，肩部立鸟牛首之间各饰兽面纹三幅，腹部、圈足兽面中脊凸起。颈部弦纹上侧与圈足中部各有圆形钻孔6个。口沿残损，有灼烧痕迹。牛首所附鸟首有不同程度残损或缺失。口径30.1、肩径21.1、足径16.6、高32.3厘米（图七）。

标本K3QW：578，体量较小。敞口，方唇，束颈，折肩，直腹内收，下端内弧，接外敞高圈足。器腹有间距相同的扉棱三道。肩部附三立鸟，位置与腹部扉棱对齐，形制较为简化，立鸟间置三牛首。颈部下端有三道凸弦纹，圈足上部亦有凸弦纹三道。腹部在扉棱间装饰以云雷纹为地的兽面，兽面正中起脊，上下饰联珠纹条带。圈足主体纹饰为窃曲纹，上下饰联珠纹条带。圈足下侧有圆形钻孔2个。颈部、圈足残损。口径22.7、肩径14.4、足径12.3、通高36.5厘米（图八）。

平沿器 2件，形制一致。

标本K3QW：47，方唇，腹部斜直内收，平底微内凹。通体素面，器底有合范痕迹。口沿变形。口径24、底径11.7、高16.8厘米（图九）。

2.复合器物

顶尊跪坐人像 K3QW：26，该器物已有专文介绍[5]。大口尊方唇，敞口，长颈微束，窄斜肩，直腹斜收，腹部近圈足处内弧，高圈足外撇，近底处微内弧。口沿内侧有两根短小圆柱。颈部下方近肩部处有凸弦纹三周。肩部以云雷纹为地，主体纹饰为夔纹。肩部有立体龙形装饰。器腹、圈足均饰以云雷纹作地的兽面纹，兽面两侧有连钩状扉棱。圈足上部有凸弦纹三道，扉棱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以上有十字形镂孔。铜尊圈足连接一方形平板，平板下侧内收，连接铜人头部。铜人粗眉，大眼，鼻梁高耸，鼻翼宽大，阔嘴，方颌，大耳，颈部修长，躯干挺直，双臂平举于身前，双手合握，原先可能持有物品，所持物尚未发现，双腿呈跪姿，膝部有孔。铜人头部与平板之间每侧装饰两朵外展的卷云纹饰，整体形态与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大立人头冠正面上部纹饰相似，可推测此部分所表现的是跪坐铜人的冠部。铜人上身着曲折云雷纹长袖对襟短衣；腰部系带二周，于身前打结；下着裤，饰眼形纹。残高115.1厘米（图一〇）。器物下部分神兽出土于八号坑。

神坛 K3QW：13，形制复杂。最下部为腰部以下缺失的人像，此人像赤裸上身，头戴头巾，躯干及手臂有纹身，纹身以卷曲的云雷纹为主，双臂后张。该人像头顶与双手承托一方形平台，平台底部饰联珠纹，中部呈外张的蕉叶状。平台上部每侧饰太阳形图案三幅。一头戴方帽人像以俯卧的姿态横穿方形平台下半部，人像仅露出腹部以上与大腿以下，上半身昂起，小腿反翘，足尖下勾，人像赤裸上身，下着短裙，身体肌肤裸露的部分绘有纹身，纹身以卷曲的云雷纹为主，小腿外侧各绘一菱形眼状纹饰，方帽前端有两个突出的尖角，前侧有相对的鸟首作为装饰。方形平台四角各有一圆形立柱，立柱中部内束，下部饰简化兽面纹，兽面纹以上有凸弦纹两道，立柱中部亦有凸弦纹两道。立柱整体形态近似觚，此种造型应是古蜀人模仿大口尊的产物。立柱下方两道凸弦纹以上有外凸的圆形平台，平台形态似有领璧。每根立柱外侧焊接一组龙牛组合装饰，由体态修长从天而降的龙与其下长角牛组成，龙前爪抓握牛角，龙鼻部以上犄角之前的位置有直立的璋形装饰，龙尾则饰联珠纹。立柱以上承托一圆形平台，平台侧面饰窃曲纹，纹饰内部亦填联珠纹。器身多处变形、残损。残高70.2厘米（封二：2；图一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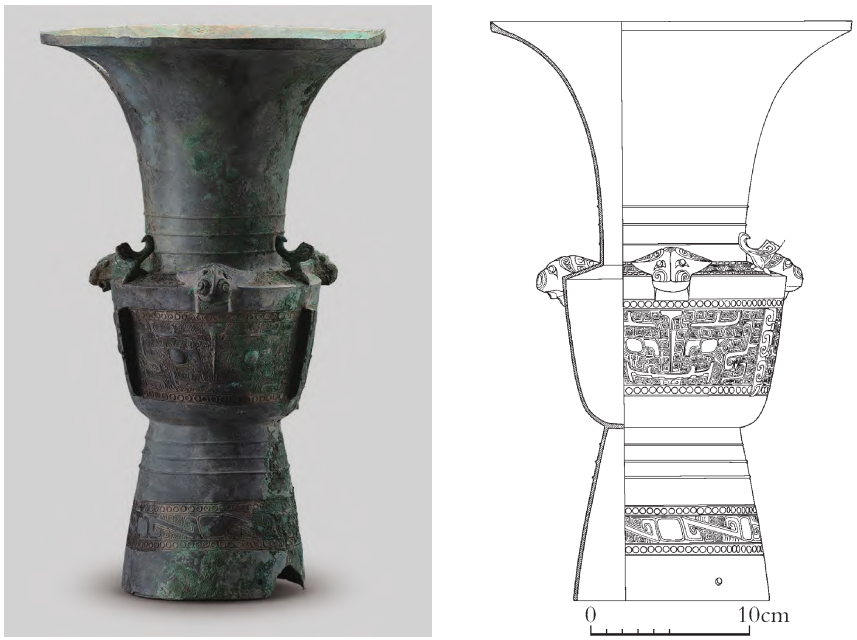


图六 青铜大口尊（K3QW：1）



图七 青铜大口尊（K3QW：18）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图八 青铜大口尊（K3QW ： 578）



图九 青铜平沿器（K3QW ： 47）

俯卧人像的方帽之上原有立姿人像一尊，尚未修复至原位。人像辫发，耳垂钻孔，双手持鸟首形器，身着长袍，长袍左衽，左襟饰连续的羽翼状纹饰，左右肘饰夔纹，长袍下摆装饰两组“几何图案—弦纹—牙璋”纹饰，足蹬高头履，人像立于侧面有眼形纹饰的方形台座之上。通高27.5厘米（封二：1；图一二）。

K3QW：13青铜神坛除以上两部分外，已知还有其他部件：第一，神坛主体最下人像腰部以下的部分发现于八号坑；第二，最上圆形平台原承托4件有镂空底座的小型顶尊跪坐人像，二号坑[6]与七号坑中均有发现；第三，立柱中部圆形平台、长袍立姿人像等处原有麻绳状铜丝（封三）。

3.面具与人头像

面具　相对完整的青铜面具共27件。形制基本一致，面部正视呈方形，俯瞰呈“U”形，方颐阔面，粗眉大眼，宽鼻高耸，广口薄唇，嘴角下勾，长耳外张，耳垂开孔。面具间尺寸差异较大，最大者高74厘米，最小者高15.6厘米。面具多在额头正中、左右太阳穴及两侧下颌凿有方孔。

标本K3QW：21，目前发现体量最大的商周时期青铜面具。高74、宽132厘米（封二：3）。

标本K3QW：894，体量中等，额头、太阳穴、下颌方口边缘有明显的切凿痕迹。高25.6、宽44.1厘米（图一三：1、图一四：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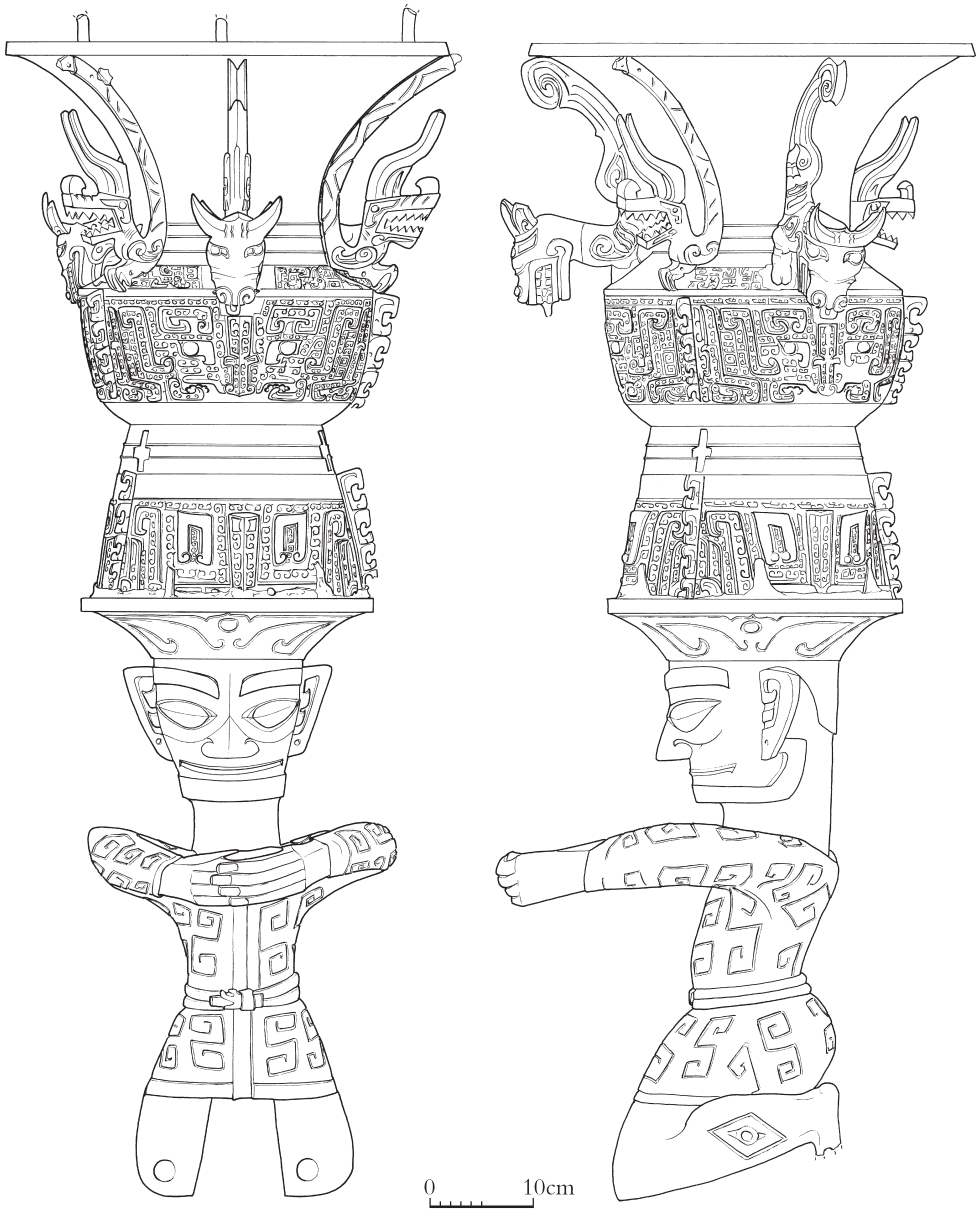
标本K3QW：12，体量较小，面部狭长，无方形开孔，两侧后缘各有二圆形钻孔。高15.6、宽16.9厘米（图一三：2、图一四：1）。

人头像　24件，包括平顶者20件、圆顶者3件、顶尊者1件。人头像面部以下造型基本一致，人面形态与面具相同，颈部下端前后收束呈尖状。

标本K3QW：29，平顶，辫发。双眉被涂抹成黑色。顶板缺失，下端尖缘残损。残高34.1厘米（图一五）。

标本K3QW：238，圆顶。头顶有向右侧弯曲的凸起一道，额头两侧收束为尖状凹槽，后脑有方孔，原应安置发笄，后脑下部有向下弯曲的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图一〇 青铜顶尊跪坐人像（K3QW ： 26）

凸棱一道。双眉被涂抹成黑色。前额有横向开裂，后部下端缺失。残高34厘米（图一六）。

标本K3QW：828，器物上半部为一大口尊，下半部为人头像。大口尊腹部不突出，形态与觚相似。口沿竖直，内折成敞口，方唇，腹部微凸，饰三幅兽面，以云雷纹作地，上下有联珠纹条带。兽面正中附扉棱。圈足底部下折呈竖直状。人头像上部外凸，环绕一周。脑后未表现发式，有一下弧的凸棱。双眉被涂抹成黑色。大口尊口沿残存圆孔4个，颈部有圆形钻孔3个，人像下缘两侧各钻二孔。口沿、扉棱、头像下端有残损，头像下部受挤压变形。大口尊口径21、器物整体残高45厘米（图一七）。

4.动物形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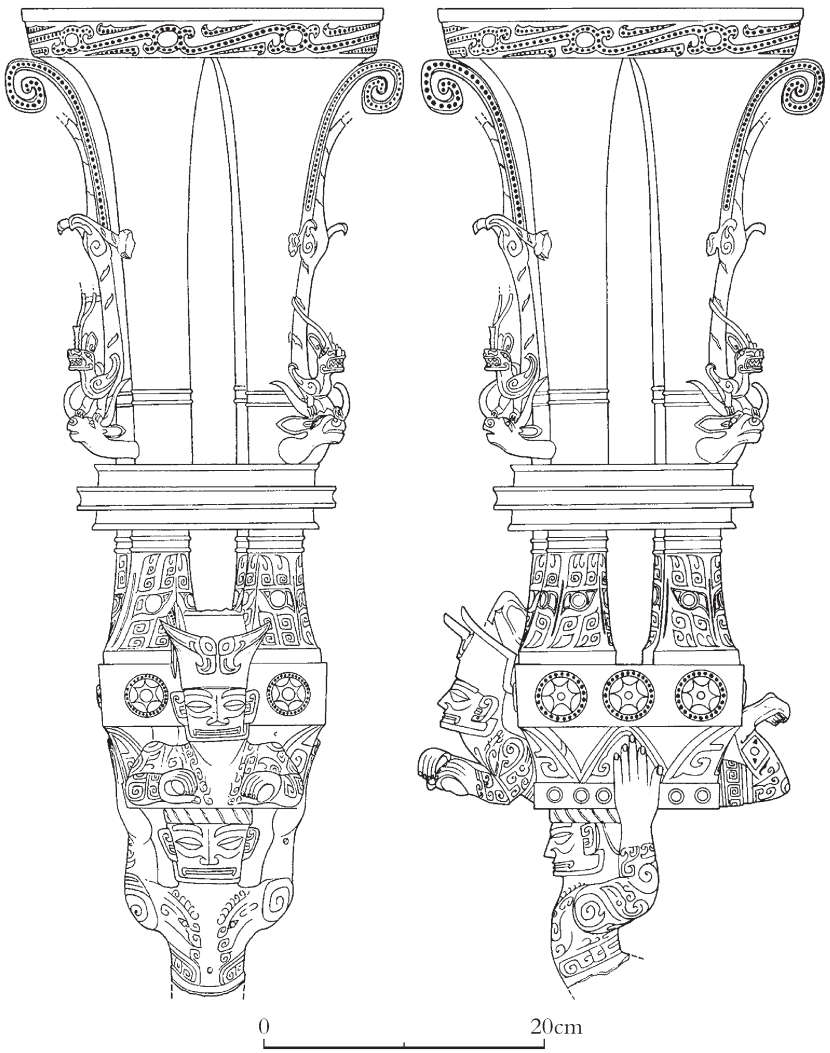
三号坑出土的动物形青铜器种类丰富，有走兽、鸟、鹿、蛇、龙等题材，选取以下具有代表性的器物加以介绍。

神兽 标本K3QW：71，昂首，塌腰，翘尾，四肢张开，趴伏于地，蹄足。造型具有强烈的力量感。口部呈长圆筒状，饰太阳形纹饰带，头顶铸一末端向前卷曲的犄角，“臣”字形眼，颈部饰卷云形条带，胸部有云雷纹组成横向纹饰带，四肢、尾部均有云雷纹条带装饰，腰部两侧置三叉形纹饰各一。双耳残损。长26.9、通高25.6厘米（图一八）。

鸟 标本K3QW：777，昂首、挺胸，双翼外张下压，作振翅高飞状，尾羽上翘并前卷。冠羽后扬，钻圆孔，双翼与尾羽镂空，双翼各表现5条羽翼，尾翼则有8条并列，尾端钻孔，尾羽两侧各附一巨喙长颈的鸟首。器物羽翼、尾翼等多处残损，鸟爪以下部分缺失。残长12、残宽9、残高9.5厘米（封二：4）。

鸟首形牌饰 标本K3QW：762，形态扁平，一侧描绘一鸟首，一侧素面，顶部有半圆形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图一一 青铜神坛主体（K3QW ： 13）

挂环，挂环两侧出牙作为装饰。高10、宽6、厚0.5厘米（图一九）。

盘龙形器 标本K3QW：344，推测应为器盖。平面呈圆形，一龙盘卷于盖身，上肢撑地，巨口微张，尖齿毕露。直径6.3、通高5厘米（图二〇）。

龙首形饰 标本K3QW：281，整体扁平，张口，獠牙大而尖利，鼻部呈卷云状，头顶有一向后弯曲的犄角，耳部后弯，耳尖下折，颈部以下为方形插销，中有方形开孔。此器物出土时与多件器物粘连，统一编号为K3QW：281。高23、宽15、厚1.5厘米（图二一：1）。

鹿首 标本K3QW：857，仅存颈部以上。残高2.2厘米（图二一：2）。

5.神树部件

三号坑未出土完整青铜神树，但经初步整理，坑内出有神树部件近30件。

标本K3QW：73，神树树干与树枝。由圆柱形的树干与3条树枝组成。残高76厘米（图二二：1）。

标本K3QW：189，神树枝。树枝截面圆柱形，分为长短两条枝杈，形态舒展，枝杈尽头分为两瓣枝叶，其中承托圆形花苞，枝杈上各有一璧形装饰环绕。主枝有半圆形小环，长枝条较长枝叶有钻孔。宽73.7厘米（图二二：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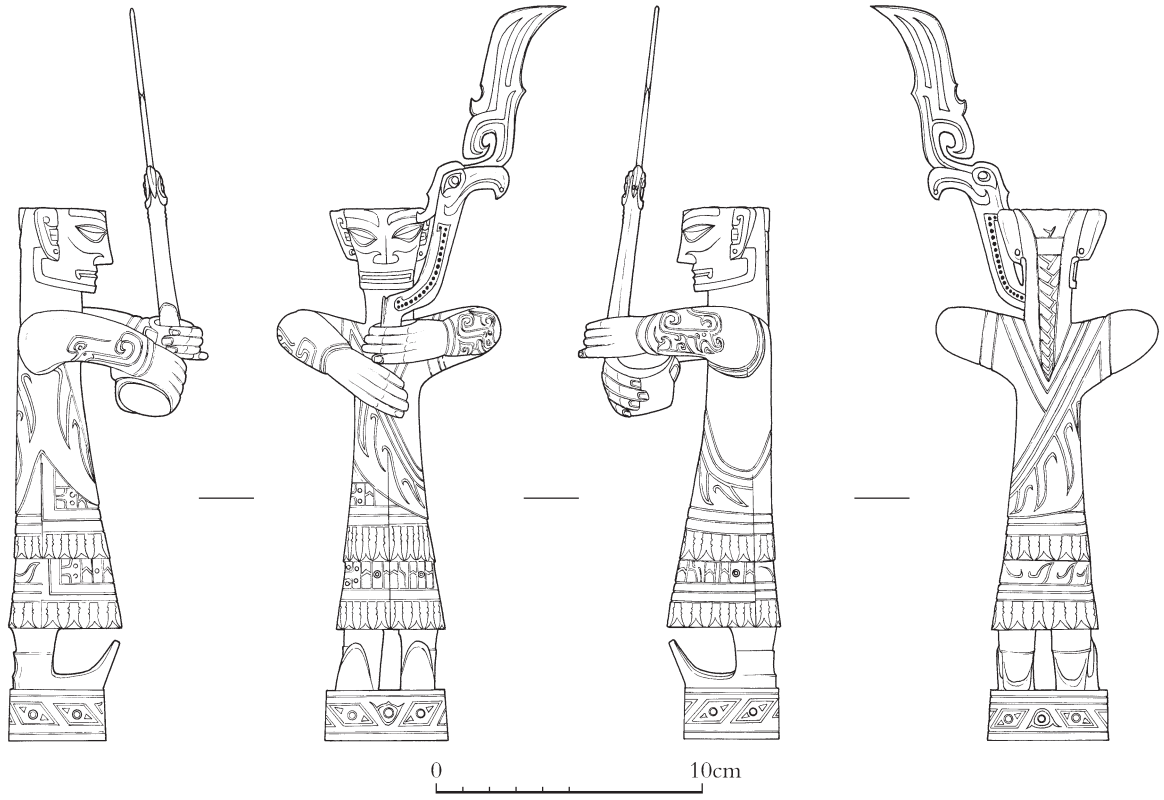
经观察，K3QW：73、K3QW：189以及相同风格的K3QW：182、K3QW：254、K3QW：306、K3QW：333等神树零件（图二三），很可能属于1986年二号坑出土的Ⅱ号神树K2②：194[7]。

标本K3QW：500，小型神树枝。主枝外弧下弯，截面近“工”字形，尽头有一三瓣花朵。主枝顶部外出一较短的分岔，截面椭圆，尽头为圆形平台承托一短小圆柱，上接装饰华丽的立鸟。立鸟昂首挺胸，双爪抓握小圆柱之上，尾羽分叉上扬，冠羽、尾羽末端均有圆孔。残高27厘米（图二四：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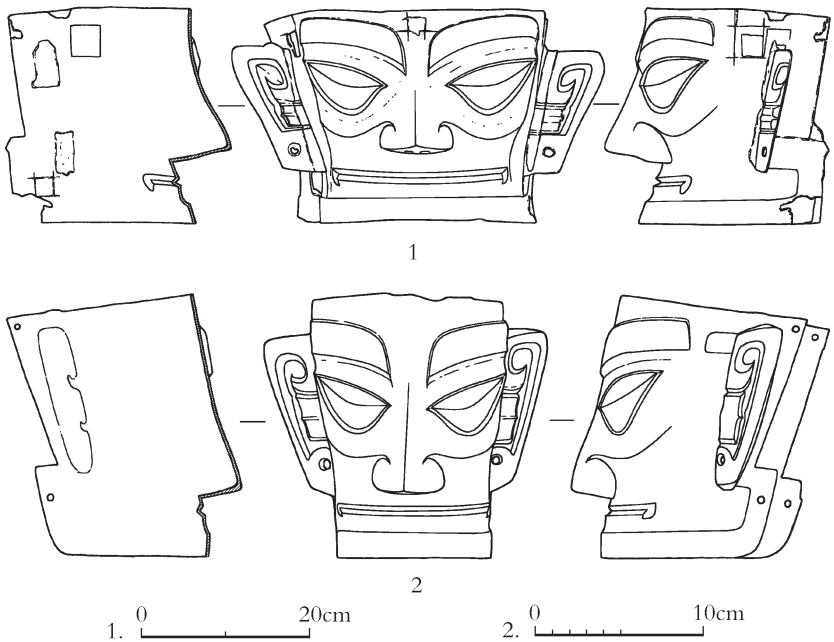
标本K3QW：592，小型神树枝。整体形态与K3QW：500类似，唯立鸟立于三瓣花朵而非短柱之上，鸟羽形态也与K3QW：500略有差异，立鸟后额外出一分岔，安置一长条形四瓣花朵。残高25.9厘米（图二四：2）。

此外，K3QW：368、K3QW：497、K3QW：759、K3QW：760、K3QW：819、K3QW：820也是风格类似的神树残件（图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图一二 青铜神坛附属立姿人像（K3QW ： 13）



图一三 青铜面具

1.K3QW ： 894 2.K3QW ： 12

二五）。上述残件可能与二号坑出土的K2②：204、261属同一件器物[8]。

标本K3QW：823，神树枝。枝条呈麻绳状，尽头出两瓣弯曲的叶片，承托上下两个镂空的球形装饰，外接平面近菱形的扁平装饰，每面有凸出的四角星形纹与6道“∧”形凸棱。残高27.5厘米（图二六：4）。

6.其他种类青铜器

三号坑出土青铜器种类繁多，兹选取保存较好、较有代表性的器物进行介绍。

菱形眼形器 标本K3QW：125，中有凸起的圆形眼球，两侧各一三角形凸起，横长方向在眼球两侧起脊，四角各有一圆形钻孔。长58.5、宽22、高5厘米（图二六：1）。

六角形饰 标本K3QW：357，截面为弧形，外弧一侧中有玉璧形凸起，周有六角，每角各有一钻孔。一角残损。长12.3厘米（图二六：2）。

戈 标本K3QW：146，援为细长的等腰三角形，两侧排列短小的尖齿，中部起脊，阑部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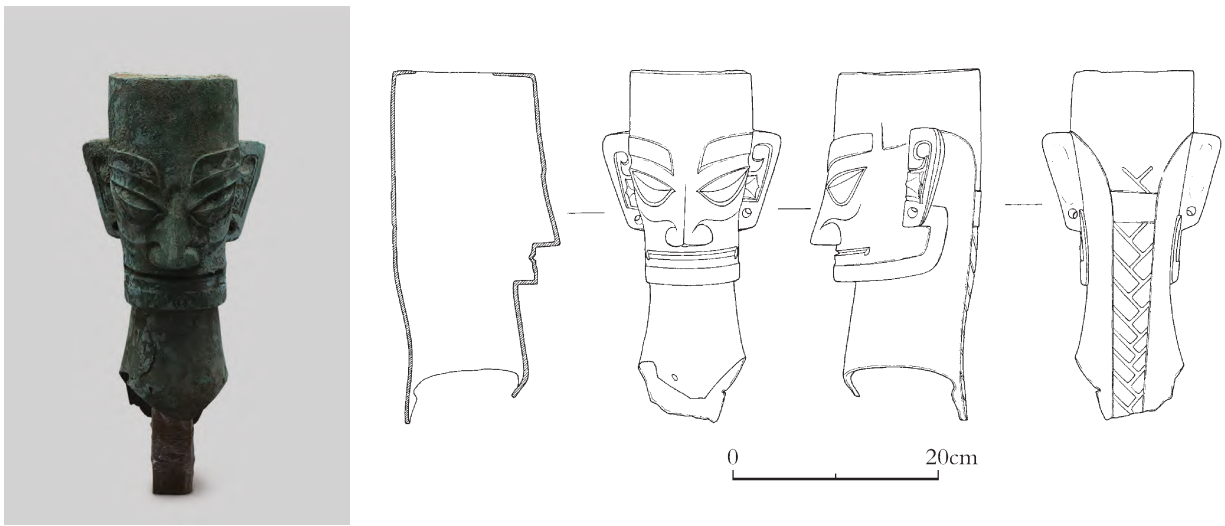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1 2

图一四 青铜面具

1.K3QW：12 2.K3QW：894



图一五 青铜人头像（K3QW：29）



图一六 青铜人头像（K3QW：238）

6.5厘米（图二七：1）。

戚形璧 标本K3QW：184，整体呈上窄下宽的圆角梯形，中有正方形孔，孔周缘向一侧凸起。高7.4、宽6.6厘米（图二七：2）。

贝形饰 标本K3QW：178，主体为贝壳状，表面有脊5道，顶部有圆环，两侧出牙。高9.1、宽6.7厘米（图二七：3）。

铃 标本K3QW：105，桶身侧视呈梯形，截面椭圆，顶部有半圆形钮，两侧有翼，平口。舌掉落，上窄下宽，顶部有圆环。周身素面。高10.5、宽8.7厘米（图二七：4）。

（二）玉器

兽面凤鸟纹方座 标本K3QW：162，整体以一块青玉制成，长方体，顶面正中有口大底小的圆形凹坑。顶面、底面素面，四侧面满布线刻纹饰。长边主图案为兽面，形态接近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兽面[9]，两端各饰一株神树图像，兽面神树之间则布置贝形纹饰填补空隙。短边主图案为侧视凤鸟，凤鸟两侧装饰贝形纹饰各一。长12.7、宽8.8、高5.1厘米（图二八）。

戈 标本K3QW：636，玉色青灰。援弯长方形，近援处开圆孔。内部为横长方形，有一圆形小孔。长21厘米（图二六：3）。

有领璧 标本K3QW：44，孔大而肉窄，截面呈“Y”形。边缘多有残损。直径10.4、孔径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图一七　青铜顶尊人头像（K3QW ： 828）



图一八　青铜神兽（K3QW ： 71）



图二〇　青铜盘龙形器（K3QW ： 344）

曲，两侧开刃，上刃前部弧度大，下刃较直，有一中脊自圆穿贯穿至刃尖，刃部两侧前三分之一处凸出小牙一对，援本部上、下侧各刻短线8、9条，边缘凸起呈牙状。援、内交界处有圆穿。内两侧平直，后缘起弧。器身表面遍布冰裂痕迹。长22.2厘米（图二九：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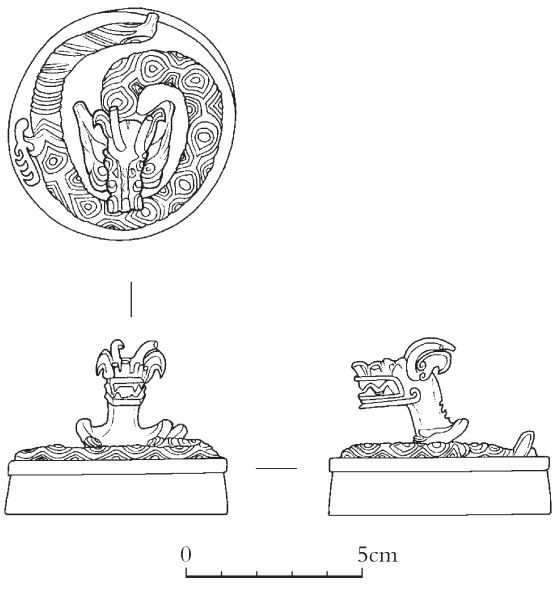
椭圆形玉器　标本K3QW：83，玉色灰白，边缘有黑色沁。在一椭圆形籽料基础上削薄而成，边缘较为锐利。长12、宽9、厚1.5厘米（图二九：2）。

（三）金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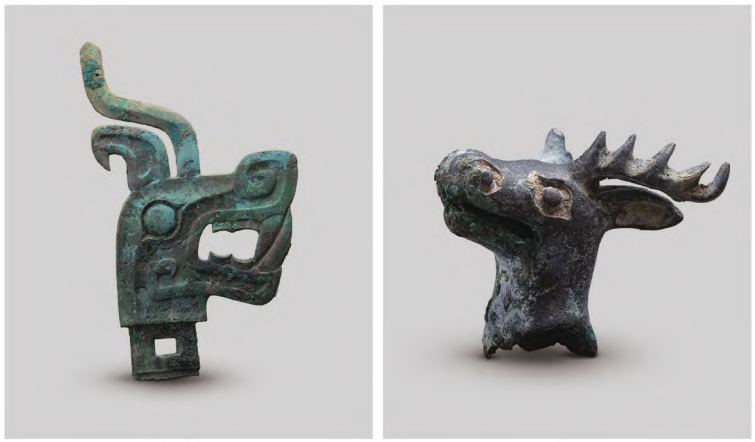
面罩　标本K3QW：474，由黄金锤揲而成，人面形态接近青铜面具。前额部分缺失。据两侧太阳穴方孔，可推测此面罩更可能原属于某



图一九　青铜鸟首形牌饰（K3QW ： 762）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1 2

图二一 青铜龙首形饰与鹿首

1. 龙首形饰（K3QW ： 281） 2. 鹿首（K3QW ： 857）



1 2

图二二 青铜神树树干与树枝

1.K3QW ： 73 2.K3QW ： 189



1 2

3 4

图二三 青铜神树枝

1.K3QW ： 182 2.K3QW ： 306 3.K3QW ： 254 4.K3QW ： 333

件青铜面具。宽27、残高11.7厘米，重67克（图三〇）。

五 结语

（一）三号坑的形成过程

通过三号坑的发掘，可基本复原此遗迹的形成过程。

古蜀先民在今三星堆古城南部马牧河畔一处较高敞的台地上挖掘了一座平面近方形的坑，坑壁较为竖直，坑底平坦。此坑坑壁工具痕迹并未得到修整、抹除，柔软的生土坑底也未有加工、夯实，挖掘完成后，坑口东北角发生了小规模垮塌，这似乎也没有对该坑的使用造成影响。上述现象说明在当时挖掘者的预设中，此坑并无进行过多加工与修整的必要，原因很可能在于此坑将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填埋，并非一处长期设施。

完成坑本体的挖掘后，时人将青铜器、玉器、金器、象牙等大量遗物直接放置于坑底，总体而言小件遗物位置偏下，大件青铜器与象牙位置偏上，遗物的摆放整体缺乏规律性。

器物摆放结束后，再将混杂着小件金器、玉器、骨渣等遗物的灰烬倾倒入三号坑东北角，形成了坡状灰烬堆积。灰烬包裹、覆盖的部分遗物有因高温而变形的迹象，说明灰烬被倾倒入坑时温度仍较高，焚烧地点应离坑不远。

完成坑底遗物与灰烬的安置、倾倒后，对三号坑进行了回填，为防止回填土松软造成后续塌陷，填土被拍打、夯实，故而填土土质致密，个别区域形成了能隐约区分夯层的状态。

三号坑回填完成后，所在区域在后续的三千余年时间中发生的人类活动较少，坑口以上地层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1 2

图二四 青铜神树枝

1.K3QW：500 2.K3QW：592



1 2 3



4 5 6

图二五 青铜神树枝

1.K3QW：759 2.K3QW：497 3.K3QW：820 4.K3QW：368 5.K3QW：819 6.K3QW：760

堆积较为浅薄。

（二）三号坑与祭祀区其他坑的关系

三星堆祭祀区三至八号坑的发掘，揭示了一重要现象，即某些形制复杂的青铜器被拆分并分开埋葬于不同坑，此类情况初步梳理有：青铜顶尊跪坐人像（K3QW：26）下半部分神兽见于八号坑，大口尊口沿残块见于二号坑；青铜神坛（K3QW：13）下半部分发现于八号坑，七号坑中也发现了此器物部件；青铜爬龙铜器盖（K3qw：476）[10]是一件大型铜器的组件之一，该器物大部埋藏于八号坑；三号坑发现了二号坑二号神树的上半部树干与若干零件，八号坑则出土了二号坑一号神树组件。随着整理工作的深入，可能会发现更多类似现象。

青铜器跨坑拼对成功，说明涉及的二、三、七、八号诸坑形成时间应非常接近，即各坑在较短时间段内完成了器物埋藏的过程，实际的时间间隔在具体研究中可忽略不计，四座坑可被视作年代相同的遗迹进行考察。

上述现象之外，三号坑与二号坑的相似性也值得注意，两坑位置邻近，平面形态、面积、朝向相似，埋藏情况也一致：小件遗物位于坑底，大件青铜器与象牙被安置其上，东北角有灰烬堆积[11]，层位介于填土与坑底遗物之间。

（三）三号坑的年代

为明确三号坑的绝对年代，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委托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年代学联合实验室采用碳十四测年法对从三号坑中采集的样品进行了年代研究，得到8个来自植物炭屑的碳十四年代数据，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图二六 青铜神树枝与其他种类青铜器

1. 眼形器（K3QW ： 125） 2. 六角形饰（K3QW ： 357） 3. 戈（K3QW ： 146） 4. 神树枝（K3QW ： 823）

使用树轮校正曲线IntCal20进行贝叶斯统计树轮校正，计算得到三号坑埋藏时间的日历年代有95.4%的概率落在公元前1117—前1012年时间范围内，大体相当于商代晚期（图三一）。测年样本为三号坑中植物炭屑，数据应体现了三号坑最终形成时的年代。



图二七 其他种类青铜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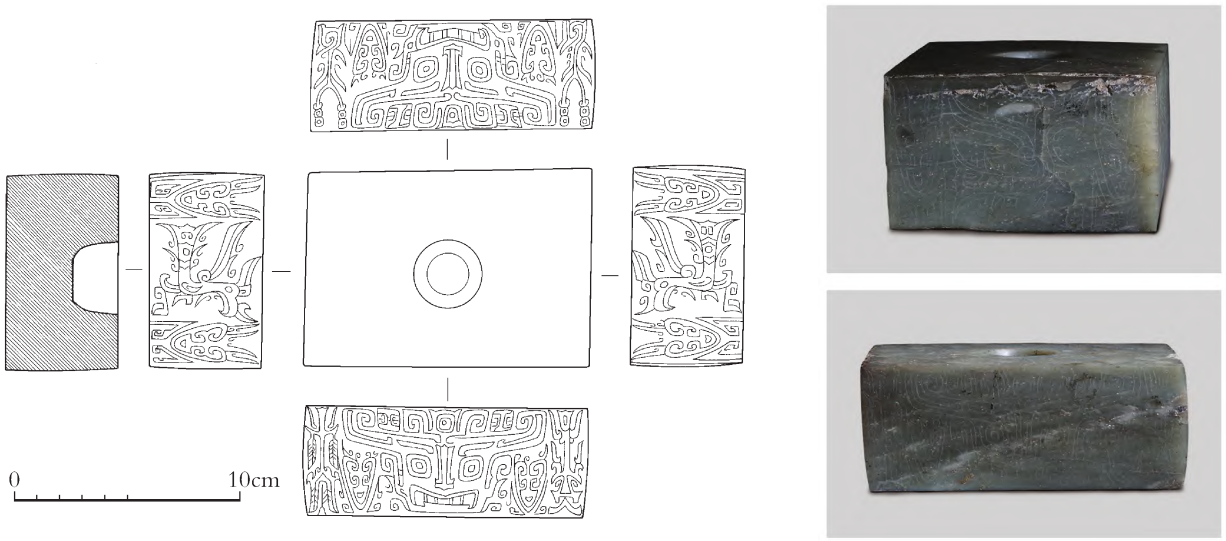
1. 有领璧（K3QW ： 44） 2. 戚形璧（K3QW ： 184） 3. 贝形饰（K3QW ： 178） 4. 铃（K3QW ： 105）

三号坑与二号坑形态、堆积情况高度相似，遗物种类、风格、形态也趋同，且存在可以拼对的遗物，可知两坑埋藏时间是一致的。《三星堆祭祀坑》认为“二号祭祀坑器物埋藏的时间应在殷墟二期至三、四期之间，上限早到殷墟二期偏晚阶段，下限延续至殷墟三、四期”[12]，该结论基于坑内器物的断代，整体早于三号坑碳十四测年结果。二、三号坑器物数量惊人，显然是古蜀先民经历长期积累后的结果，不是一蹴而就的，亦即器物本身年代应整体早于坑最终埋藏年代，故而《三星堆祭祀坑》的结论与碳十四测年数据并不矛盾。

（四）对三号坑性质的讨论

三星堆祭祀区三号坑属于极为特殊的考古遗迹，集中出土珍贵且特殊的遗物。三号坑出土遗物无论青铜器、玉器、金器等人工制品，还是象牙、海贝等自然遗物，均与当时日常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图二八　兽面凤鸟纹玉方座（K3QW ： 1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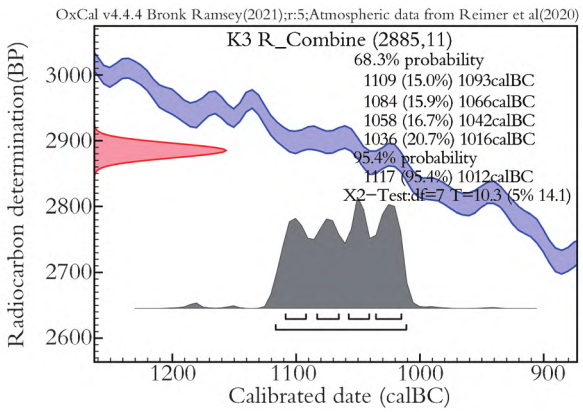
图二九　玉戈与椭圆形玉器
1. 戈（K3QW ： 636）　2. 椭圆形玉器（K3QW ： 83）

生活关系不大，而与祭祀活动、精神生活等方面息息相关。这种背景下，从1986年发现的一、二号坑，到新发现的三至八号坑，均被笼统地称为“祭祀坑”。然而细究之下，如上文所述三号坑是短时间集中埋藏祭祀用器的产物，只能代表祭祀用品最终废弃的环节。从目前的发掘情况看，并无明确证据能支持三号坑即发生祭祀活动的“第一地点”这一看法。祭祀区一、二、四、七、八等坑情况与三号坑类似，都只能被视作祭祀用品的掩埋场地。

将重要的祭祀用品集中毁弃无疑



图三〇　黄金面罩（K3QW ： 474）



图三一　三号坑碳十四数据 R_Combine 模型树轮校正后日历年代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是非常罕见的现象，且其中某些形制复杂的遗物被拆分并分开埋藏，这些现象既证明了相关坑的同时性，又表明这种特殊行为存在特定背景与缘由，而这将构成我们进一步探究祭祀区三号坑等遗迹时需面对的关键问题。

项目负责人：雷　雨

发掘：冉宏林　徐斐宏　杨　镇　张童心
乔　钢　段家义　焦中义　许丹阳
郑璐璐　法晓萌　张顺利　廖述雯
胡攀蓉　张　煦　韩长君　黄砾苇
朱星辰　夏才艺　谷欢欢　骆　燕

文物清理：谢振斌　王　冲　赵　凡　任俊锋
肖　庆　李思凡　马勤松　朱莉萍
韩　玉　周珊珊　郭汉中　杨　平
王　荔　张跃芬　蔡秋彤　曲　亮
赵西晨　张孜江　陈家昌　刘雪刚
邓　聪　马燕如　尹芊雪子等

资料整理：郑璐璐　法晓萌　张厚珍　李婧雯
张江弛　黄　寅

摄影：江　聪　余　嘉　郑璐璐

绘图：罗泽云

执笔：徐斐宏　冉宏林　雷　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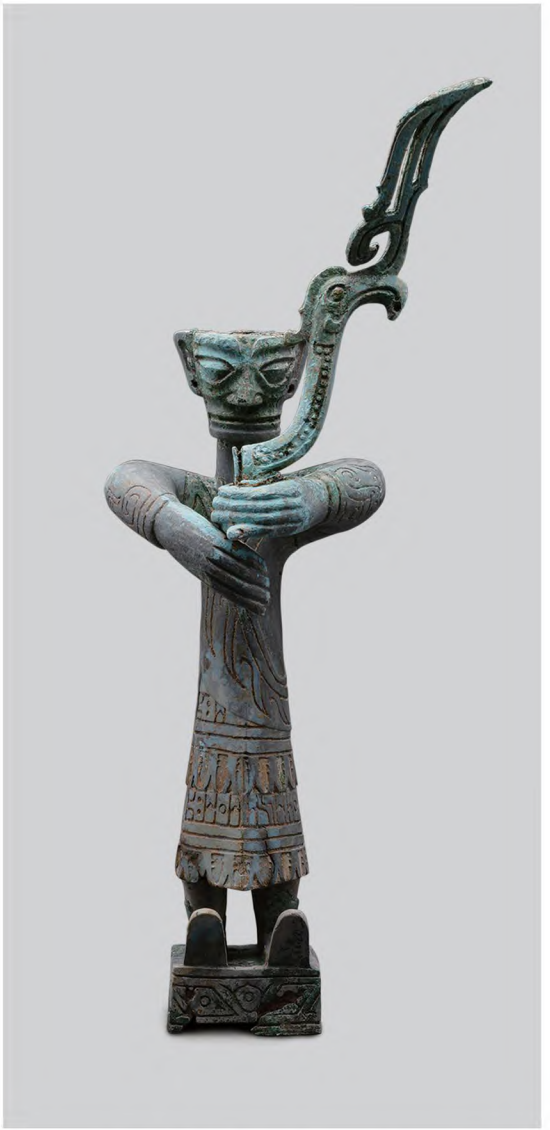
附记：本成果得到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三星堆研究中心、第三批四川省重点中华文化研究院——三星堆研究院的大力支持，谨致谢忱！

注释：

［1］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
［2］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工作队：《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2022年第7期。
［3］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上海大学文学院：《三星堆遗址三号祭祀坑出土铜顶尊跪坐人像》，《四川文物》2021年第3期。
［4］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三星堆遗址祭祀区三号坑出土神树纹玉琮》，《四川文物》2023年第1期。
［5］同［3］。
［6］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第169～170页。
［7］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第219～221页。
［8］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第219、222页。
［9］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第190、195、197～198、201、203页。
［10］同［2］。
［11］陈显丹编著：《三星堆祭祀坑发掘记》，第52～53页，文物出版社，2016年。
［12］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第432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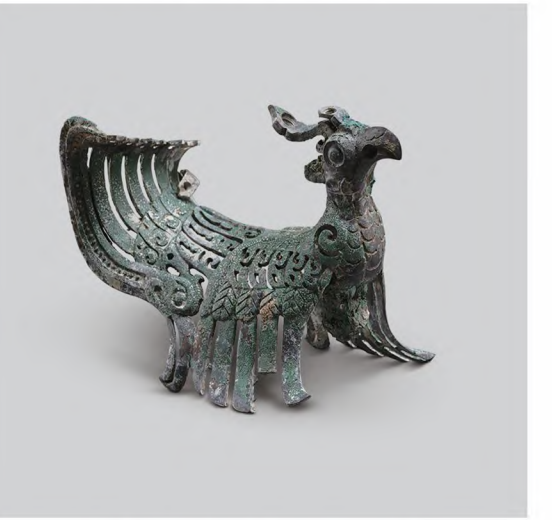
1.神坛附属立姿人像（K3QW：13）



2.神坛主体（K3QW：13）



3.铜面具（K3QW：21）



4.铜鸟（K3QW：777）

●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青铜神坛数字复原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